周書/卷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第九

周書
卷十八[1] 列傳第十
唐 令狐德棻

列傳第十一

王羆　王思政

王羆

王羆字熊羆，京兆霸城人，漢河南尹王遵之後，世為州郡著姓。羆剛直木彊，處物平當，州郡敬憚之。魏太和中，除殿中將軍。先是南岐、東益氐羌反叛，王師戰不利，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，討平諸賊。還，授右將軍、西河內史。辭不拜。時人謂之曰：「西河大邦，俸祿殷厚，何為致辭？」羆曰：「京洛材木，盡出西河，朝貴營第宅者，皆有求假。如其私辦，即力所不堪，若科發民間，又違法憲。以此辭耳。」

梁將曹義宗圍荊州，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。遂與梁人戰，大破之。于時諸方鼎沸，所在凋殘。荊州新經寇難，尤藉慰撫。以羆為荊州刺史，進號撫軍將軍。梁復遣曹義宗眾數萬圍荊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沒者數板。時既內外多虞，未遑救援，乃遺羆鐵券，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。城中糧盡，羆煮粥，與將士均分而食之。每出戰，嘗不擐甲冑，大呼曰：「荊州城，孝文皇帝所置。天若不祐國家，使賊箭中王羆；不爾，王羆須破賊。」屢經戰陣，亦不被傷。彌歷三年，義宗方退。進封霸城縣公。尋遷車騎大將軍、涇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屬太祖徵兵為勤王之舉，請前驅効命，遂為大都督，鎮華州。

魏孝武西遷，拜驃騎大將軍，加侍中、開府。嘗修州城未畢，梯在外。齊神武遣韓軌、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，羆不之覺。比曉，軌眾已乘梯入城。羆尚臥未起，聞閤外洶洶有聲，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挺，大呼而出。敵見之驚，逐至東門，左右稍集，合戰破之。軌眾遂投城遁走。時關中大饑，徵稅民間穀食，以供軍費。或隱匿者，令遞相告，多被箠棰，以是人有逃散。唯羆信著於人，莫有隱者，得粟不少諸州，而無怨讟。

沙苑之役，齊神武士馬甚盛。太祖以華州衝要，遣使勞羆，令加守備。羆語使人曰：「老羆當道臥，�call子安得過！」[2]太祖聞而壯之。及齊神武至城下，謂羆曰：「何不早降？」羆乃大呼曰：「此城是王羆冢，[3]生死在此，欲死者來。」齊神武遂不敢攻。

時茹茹渡河南寇，候騎已至豳州。[4]朝廷慮其深入，乃徵發士馬，屯守京城，塹諸街巷，以備侵軼。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。[5]羆不應命，謂其使曰：「若茹茹至渭北者，王羆率鄉里自破之，不煩國家兵馬。何為天子城中，遂作如此驚動。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。」羆輕侮權勢，守正不回，皆此類也。未幾，還鎮河東。[6]

羆性儉率，不事邊幅。嘗有臺使，羆為其設食。使乃裂其薄餅緣。羆曰：「耕種收穫，其功已深；舂爨造成，用力不少。乃爾選擇，當是未饑。」命左右撤去之。使者愕然大慙。又有客與羆食瓜，〔客削瓜〕侵膚稍厚，[7]羆意嫌之。及瓜皮落地，乃引手就地，取而食之。客甚有愧色。性又嚴急，嘗有吏挾私陳事者，羆不暇命捶扑，乃手自取鞾履，持以擊之。每至享會，親自秤量酒肉，分給將士。時人尚其均平，嗤其鄙碎。大統七年，卒於鎮，贈太尉。

子慶遠，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。先羆卒，孫述嗣。

孫述

述字長述，少聰敏，有識度。年八歲，太祖見而奇之，曰：「王公有此孫，足為不朽。」即以為鎮遠將軍，拜太子舍人。以祖憂去職。述幼喪父，為羆所鞠養。及居喪，深合禮度。于時東西交爭，金革方始，羣官遭喪者，卒哭之後，皆起令視事。述請終禮制，辭理懇切。太祖令中使就視，知其哀毀，乃特許之。喪畢，襲爵扶風郡公，累遷上大將軍。

王思政

王思政字思政，太原祁人。容貌魁偉，有籌策。魏正光中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。屬万俟醜奴、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，北海王顥率兵討之，啟思政隨軍。軍事所有謀議，竝與之參詳。

時魏孝武在藩，素聞其名，顥軍還，乃引為賓客，遇之甚厚。及登大位，委以心膂，遷安東將軍。預定策功，封祁縣侯。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，帝以思政可任大事，拜中軍大將軍、大都督，總宿衞兵。思政乃言於帝曰：「高歡之心，行路所共知矣。洛陽四面受敵，非用武之地。關中有崤、函之固，一人可禦萬夫。且士馬精彊，糧儲委積，進可以討除逆命，退可以保據關、河。宇文夏州糾合同盟，願立功効。若聞車駕西幸，必當奔走奉迎。藉天府之資，因已成之業，一二年間，[8]習戰陣，勸耕桑，修舊京，何慮不克。」帝深然之。及齊神武兵至河北，帝乃西遷。進爵太原郡公。

大統之後，思政雖被任委，自以非相府之舊，每不自安。太祖曾在同州，與羣公宴集，出錦　　及雜綾絹數段，[9]命諸將樗蒱取之。物既盡，太祖又解所服金帶，令諸人遍擲，曰：「先得盧者，即與之。」羣公將遍，莫有得者。次至思政，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：「王思政羈旅歸朝，蒙宰相國士之遇，方願盡心効命，上報知己。若此誠有實，令宰相賜知者，願擲即為盧；若內懷不盡，神靈亦當明之，使不作也，便當殺身以謝所奉。」辭氣慷慨，一坐盡驚。即拔所佩刀，橫於膝上，攬樗蒱，拊髀擲之。比太祖止之，已擲為盧矣。徐乃拜而受。自此之後，太祖期寄更深。

轉驃騎將軍。令募精兵，從獨孤信取洛陽，仍共信鎮之。及河橋之戰，思政下馬，用長矟左右橫擊，一擊踣數人。時陷〈（害）〉〔陣〕既深，[10]從者死盡，思政被重創悶絕。會日暮，敵將收軍。思政久經軍旅，每戰唯著破弊甲，敵人疑非將帥，故免。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，會其已蘇，遂相得。乃割衣裹創，扶思政上馬，夜久方得還。仍鎮弘農。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，請築城。即自營度，移鎮之。遷幷州刺史，仍鎮玉壁。八年，東魏來寇，思政守禦有備，敵人晝夜攻圍，卒不能克，乃收軍還。以全城功，受驃騎大將軍。復命思政鎮弘農。於是修城郭，起樓櫓，營田農，積芻秣，凡可以守禦者，皆具焉。弘農之有備，自思政始也。

十二年，加特進、荊州刺史。州境卑濕，城墉多壞。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。掘得黃金三十斤，夜中密送之。至旦，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，曰「人臣不宜有私」，悉封金送上。太祖嘉之，賜錢二十萬。思政之去玉壁也，太祖命舉代己者，思政乃進所部

都督韋孝寬。其後東魏來寇，孝寬卒能全城。時論稱其知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叛東魏，擁兵梁、鄭，為東魏所攻。景乃請援乞師。當時未即應接。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，後悔無及。即率荊州步騎萬餘，從魯關向陽翟。思政入守潁川。景引兵向豫州，外稱略地，乃密遣送款於梁。思政分布諸軍，據景七州十二鎮。[11]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、太傅、大將軍、兼中書令、[12]河南大行臺、河南諸軍事，回授思政。思政竝讓不受。頻使敦喻，唯受河南諸軍事。

東魏太尉高嶽、行臺慕容紹宗、儀同劉豐生等，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。城內臥鼓偃旗，若無人者。嶽恃其眾，謂一戰可屠，乃四面鼓噪而上。思政選城中驍勇，開門出突。嶽眾不敢當，引軍亂退。嶽知不可卒攻，[13]乃多修營壘。又隨地勢高處，築土山以臨城中。飛梯火車，晝夜攻之。[14]思政亦作火矰，因迅風便投之土山。又以火箭射之，燒其攻具。仍募勇士，縋而出戰。嶽眾披靡，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。[15]齊文襄更益嶽兵，堰洧水以灌城。城中水泉涌溢，不可防止。懸釜而炊，糧力俱竭。慕容紹宗、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，令善射者俯射城中。俄而大風暴起，船乃飄至城下。城上人以長鉤牽船，弓弩亂發。紹宗窮急，投水而死。豐生浮向土山，復中矢而斃。生擒永珍。思政謂之曰：「僕之破亡，在於晷漏。誠知殺卿無益，然人臣之節，守之以死。」乃流涕斬之。并收紹宗等尸，以禮埋瘞。

齊文襄聞之，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。自至堰下，督勵士卒。水壯，城北面遂崩。[16]水便滿溢，無措足之地。思政知事不濟，率左右據土山，謂之曰：「吾受國重任，本望平難立功。精誠無感，遂辱王命。今力屈道窮，計無所出。唯當効死，以謝朝恩。」因仰天大哭。左右皆號慟。思政西向再拜，便欲自刎。先是，齊文襄告城中人曰：「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，封侯，重賞。若大將軍身有損傷，親近左右，皆從大戮。」都督駱訓謂思政曰：「公常語訓等，但將我頭降，非但得富貴，亦是活一城人。今高相既有此言，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！」固共止之，不得引決。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。引見文襄，辭氣慷慨，無撓屈之容。文襄以其忠於所事，禮遇甚厚。

思政初入潁川，士卒八千人，城既無外援，亦無叛者。思政常以勤王為務，不營資產。嘗被賜園地，[17]思政出征後，家人種桑果。及還，見而怒曰：「匈奴未滅，去病辭家，況大賊未平，何事產業！」命左右拔而棄之。故身陷之後，家無畜積。及齊受禪，以為都官尚書。子秉。[18]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王羆剛峭有餘，弘雅未足。情安儉率，志在公平。既而奮節危城，抗辭勍敵，梁人為之退舍，高氏不敢加兵。以此見稱，信非虛。述不隕門風，[19]亦足稱也。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，慷慨功名之際。及乎策名霸府，作鎮潁川，設縈帶之險，修守禦之術，以一城之眾，抗傾國之師，率疲乏之兵，當勁勇之卒，猶能亟摧大敵，屢建奇功。忠節冠於本朝，義聲動於隣聽。雖運窮事蹙，城陷身囚，壯志高風，亦足奮於百世矣。

↑ 卷十八　按此卷敘事遠簡於北史，又很不明晰。北史諸傳照例載歷官要比所據的本史簡略，這卷恰相反，歷官不及北史詳備。疑周書此卷已缺，後人以某種節本補。

↑ 老羆當道臥貆子安得過　殿本考證云：「『貆』，北史王羆傳〈卷六二〉、通鑑〈卷一五七，四八八三頁〉俱作『貉』。胡三省通鑑注云：『貉子曰貆。』按貉子曰貆，貆未可以言貉也。」按宋本冊府卷四００及御覽卷三一九〈一四七０頁〉作「驩」〈明本冊府已改作「貉」〉。「驩」乃「貛」之訛，同「貆」。知作「貆」是。又這二句北史置於韓軌、司馬子如偷襲華州時，王羆大呼而出，作此語。周書是沙苑戰時，王羆對宇文泰派來的使者語。紀載不同。

↑ 此城是王羆冢　北史卷六二王羆傳、冊府卷四００〈四七五六頁〉、御覽卷三一九〈一四七０頁〉「冢」作「家」。而通鑑卷一五七〈四八八四頁〉也作「冢」。「冢」字有「城亡與亡」之意，疑作「冢」是。

↑ 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　按北史本傳在此前尚有王羆移鎮河東，進爵扶風郡公，和河橋之役，王羆怎樣安定軍心，周書本傳都不載。特別是漏載徵拜雍州刺史一事，便把王羆直到「茹茹南寇」時還留在華州刺史任上。下文卻紀載周惠達要和王羆商議防守京城，好像特地從華州調他上長安議事。其實，正由於他是雍州刺史，是駐在長安的地方長官，才必須和他商議防守京城。今本周書漏掉此事，便前後不相照應。簡略至此，知此傳決非周書原文。

↑ 左僕射周惠達　北史本傳「左」作「右」。張森楷云：「作『右』是，此誤，周惠達傳〈卷二二〉可證。」

↑ 未幾還鎮河東　按北史本傳在沙苑戰後，有「移鎮河東」的紀載，這是第二次，所以

說「還鎮」，今本周書無此語，卻仍然說「還鎮」，極為粗疏。

↑ 又有客與羆食瓜〔客削瓜〕侵膚稍厚　宋本、汲本、局本及御覽卷九七八〈四三三三頁〉「侵膚」上有「客削瓜」三字。北史本傳百衲本作「客削瓜皮，侵肉〈殿本作內〉稍厚」。張元濟以為殿本誤脫三字，今據補。

↑ 一二年間　冊府卷四０四〈四八一一頁〉作「一二十年間」。

↑ 出錦　　及雜綾絹數段　北史卷六二王思政傳「數」下有「千」字，疑是。

↑ 時陷〈（害）〉〔陣〕既深　張森楷云：「北史本傳『害』作『陣』，是。」按冊府卷三九五〈四六九０頁〉也作「陣」。今據改。

↑ 據景七州十二鎮　卷二文帝紀下大統十三年、卷一五李弼傳都說侯景「舉〈李弼傳作「率」〉河南六州來附」。錢氏考異卷三二據之疑這裏作「七州」誤。

↑ 兼中書令　北史本傳、冊府卷四０九〈四八六二頁〉、通鑑卷一六０〈四九五五頁〉「中」都作「尚」。按行臺是尚書臺的行臺，例帶尚書令、尚書僕射、左右丞等官，侯景是河南大行臺，作「尚書令」是。

↑ 嶽眾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　御覽卷三一九〈一四七０頁〉「敢」作「能」，「亂退」下有「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，乃率步騎三千，出邀擊之，殺傷甚眾，然後還城，設守禦之備」，多出三十三字，乃接「岳知不可卒攻」。此當是周書原文。冊府卷四００〈四七五四頁〉記守城事和今本周書同，則御覽可能從唐人類書中轉引。又「高嶽」北齊書卷一三本傳「嶽」作「岳」，然他處也或作「嶽」，本是一字。

↑ 飛梯火車晝夜攻之　宋本及御覽卷三一九〈一四七０頁〉「火車」作「大車」。「晝夜攻之」，北史本傳作「盡攻擊之法」，御覽作「晝夜盡攻擊之法」。疑周書原文當同御覽。

↑ 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　御覽卷三一九〈一四七０頁〉下有「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，置折〈北史本傳作「樓」〉堞以助防守。岳等於是奪氣，不敢復攻」二十六字。然後接「齊文襄更益岳兵」。北史本傳也有「據其兩土山，置樓堞以助防守」語，知周書原文

當同御覽。

↑ 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　通典卷一六一兵一四「士卒」下多「增功築堰，時盛夏」七字。按通典所載齊周戰事，似都採自周書。這裏多出七字，也當是周書原文。以上諸條，可證周書此卷原缺，後人以某種節本補。

↑ 嘗被賜園地　御覽卷二七六〈一三八六頁〉「地」作「池」。

↑ 子秉　北史本傳「秉」作「康」，疑避唐諱改，參卷五校記第一七條。

↑ 信非虛述不隕門風　北史卷六二傳末論前半即錄自此傳，此處「虛」下有「矣至」二字，文義明白，否則容易誤讀為「信非虛述」，疑本書傳本脫此二字。